

这是一曲对革命英烈的赞歌
这是一首对革命英雄的颂曲
这是一篇篇讴歌革命历史的史诗
这是一个个弘扬红色精神的故事

——讲述老百姓记忆中的井冈山斗争

——讲述老百姓心中永恒的英雄

红色的传说，口碑中的丰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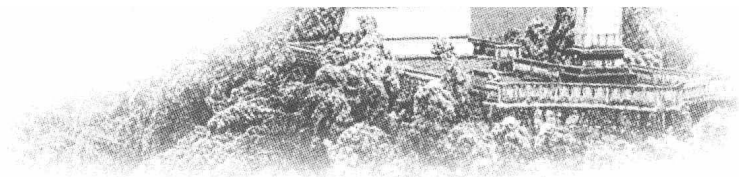
井冈山 及周边地区的 红色传说

Jinggangshan Ji Zhoubiandiqu

De Hongse Chuanshuo

张秦城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井冈山 及周边地区的 红色传说

Jinggangshan Ji Zhoubiandiqu
De Hongse Chuanshuo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井冈山及周边地区的红色传说/张泰城主编.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8

ISBN 978 - 7 - 210 - 04826 - 8

I. ①井... II. ①张... III. 革命故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8076 号

井冈山及周边地区的红色传说

张泰城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75千

ISBN 978 - 7 - 210 - 04826 - 8 定价:30.00元

赣版权登字 01 - 2011 - 15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电话:6898827 电话:6898893 (发行部)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主 编 张泰城
副主编 罗学渭
编 委 张泰城 罗学渭 李 忠
 郭新春 刘家桂 陈 钢





目录

巧伏敖山庙	1
神奇的松树炮	3
“新娘”惩土豪	5
智勇双全震湘南	7
舍身就义壮士情	9
鲁章“金蝉脱壳”	11
谢维俊巧用二计退敌	13
无头的英雄	15
灵鸦知亲踪	18
英勇的邓书记	20
智取武器建军队	23
道是无情却有情	26
菜园地里的英魂	29
刘铁超三枪立威	31
标语连情缘	33
“麻麻胡胡”结新婚	35
永不凋谢的井冈兰花	37
敖山庙传奇	39
染血的手稿	41
永不陨落的《耒阳民报》	43
炉火照我去战斗	45
“杀了邝邝,还有邝邝”	47
红木桶的故事	50
空山计	52
慧眼东家	54



茶杯和碗中破迷信	56
珍贵的棉被	58
破壶与破洞	60
红军都是我的儿	63
不倒的信念	65
“抠门”的余贲民	68
巧用“茅山教”	71
红心税	74
“神枪手”和“飞毛腿”	76
大义凛然谢玉衡	78
鸡蛋中的纪律	80
英勇的小号手	82
生命的红歌	85
活着——为革命的种子	87
读书,读松?	89
茶子树下不认亲	91
红军嫂和她的“宝贝”	93
狐仙护书院	95
宁冈婆婆巧送粮	97
尘封了半个世纪的笔记本	99
游击战术的创立	101
刘少奇吃“小灶”	104
毛委员开天窗	106
彭总蒞田赛师傅	108
死到阴间不“反水”	111
四星望月	113
毁不掉的毛边纸	115
向龙王爷打借条	118
“半边天”背后的故事	121
神奇的“福将”	123



“追悼”自己的政委	125
拆了棺木搭浮桥	127
流着血泪的手帕	129
山歌传唱曾主席	131
“也是居”的故事	133
背上的长征	135
100个银毫子的破斗笠	137
董振堂捐款赠毯	139
张闻天的冷番薯和三升米	141
浩气长存的孙春秀	143
一首山歌三个师	146
马前托孤	149
李美群巧换子弹	151
救命鞋	153
孤儿从军记	155
饥饿吓不倒的窑下区	157
一升米的深情	159
百圆和十圆	161
49的邂逅	163
忠诚的“红军犬”	165
捡粪仔从军记	167
骗子焉能当红军	169
军民鱼水桥	171
夫妻变兄妹	173
红色洋溪村	175
苏区第一嫂	177
游击司令刘国兴	179
大柏地借粮救急	181
苏区纸币防伪	183
舍身救红军	185



毛泽东与老和尚	187
再见了，“水井人”！	189
电不死的通讯兵	191
唱了八十年的红歌	193
红军巾帕“粒粒子”	195
扩红布情结	197
殷勤握手别梅坑	199
赤脚雪地追红军	201
巧设机关报母仇	203
理发的“神秘军人”	205
周恩来的“恩公”	207
朱德梦“苏王二仙”	209
“苏大人”上山	211
雷公炮	214
栗源的枪声	216
巧送密信	218
关公庙里抓敌酋	220
神药救朱德	222
伟人树	224
尹镇南夜袭挨户团	226
曾子彬夺粮	228
赠刀断亲情	231
彭晒碛石暴动	233
谭新乔装探敌情	235
兄弟俩智取银元	237
“张飞猛汉”打县城	239
藏“蜜”的镰刀	241
嘉禾糍粑	244
朱德义杀旧友	246
后记	248



巧伏敖山庙

1928年2月，朱德亲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攻克耒阳城后，国民党第十九军的李宜煊师从衡阳分两路直扑过来。朱德根据递步哨的情报，得知白狗子来势汹汹；由于敌我双方实力悬殊，为了保存实力，按照“敌进我退”的作战方针，朱德决定先放弃耒阳城。可是由于走得太匆忙，来不及通知三营二连连长林彪。

当时，林彪率领的一个连驻扎在耒阳城东北三十里的敖山庙一带。李宜煊师得知后，准备过来“吃”掉这部分“共匪”。由于战局瞬变，情况危急，平时都是和其他部队联合作战的林彪只能独撑危局。

一百多个战士，几十杆破枪，要对付数倍于己的白狗子，这虽然给林彪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却也给了他展示军事指挥才华的极好机会。派出去的侦察兵气喘吁吁跑了进来：“报告连长！白狗子有一个团的兵力在十里开外的地方，很快就杀过来了！”林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勘察了敖山庙附近的地形（四面八方皆环山）后，军事天赋过人的他马上想到了“伏击战”，决定利用有利地形伏击白狗子，继而歼之。

经过认真的分析，林彪决定将伏击地点设在东西两路，采用伏击战中的尾击战术，即先放过前面大部分白狗子，尔后攻击后面部分白狗子。就在林彪精心布置设伏时，县苏维埃主席徐鹤带着农民军和儿



童团“雪中送炭”来了；林彪迅即把这些没有枪支的农民军和儿童团收编成预备队和助威队。

晚上10点，敖山庙笼罩在一片硝烟弥漫的寂静当中。在难耐的等待中，李宜煊师的一个团打破寂静，开进了敖山庙；包括先锋营在内的几个营的白狗子高度戒备，一个个精神紧张，手握着枪，两眼圆睁走过了敖山庙。

按照林彪的战术，把这部分白狗子先放过去；红军和农民军的兄弟们压着心中的怒火，蓄势待发。

过了一会，白狗子最后一个营开到了敖山庙，营长骑着高头大马停在庙门口，对着手下说：“大伙走了这么久都累了，反正前面有几个傻子带着他们的人在开路，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吧。”听到长官发话，白狗子们赶紧把枪支、背包等放到了地上。

正当白狗子准备伸伸腰、捶捶腿时，林彪一声令下：“兄弟们，跟我冲啊！杀死这帮狗崽子！”红军带着农民军一跃而上，迎头痛击白狗子，枪炮声、喊杀声瞬即响成一片。正准备休息的白狗子惊慌失措，仓皇拿起枪炮准备负隅顽抗时，林彪带领着战士们已经杀到了眼前，革命军和农民军们同仇敌忾、奋勇向前，杀得白狗子措手不及、人仰马翻，战火把敖山庙夜晚的天空染得通红。敌营长正准备骑马逃跑时，被林彪一枪将其击毙；失去了指挥的白狗子更是乱成一团，杀猪似地乱喊乱叫。

经过短时刻激战，白狗子死伤大半，只剩下一小部分白狗子依靠优势火力狼狈逃窜。林彪见天色已晚，又想着前面已经通过的白狗子，他敏锐地通知部队穷寇莫追、停止追杀。战局正如林彪设想的一样，就在红军和敌军激战的时候，敌军先头部队在前面听到枪炮声急忙往回赶，途中正好和溃逃的残余部队撞到了一起。已经三魂出窍的残余部队以为又中了红军的埋伏，敌军先头部队也误以为对方是“共匪”，于是二话不说，双方抄起家伙就打，拼得难解难分、你死我活，持续了一个小时之久。

“怎么跟以往的革命军不一样呢？”双方都纳闷着。先头部队一军官试探性地喊：“共匪！还不缴枪投降？可饶你们不死！”

这边的残兵败将马上反应过来了：“兄弟们啊，大水冲了龙王庙，我们遭到伏击，请求支援啊！”

当白狗子们狗咬狗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林彪已经带着红军安全转移了。

林彪的军事才能在战斗中初露锋芒，他的大名也因敖山庙之战而传遍了湘南。

（口述：刘显常；地点：敖山庙祠堂；整理：樊燎、肖发生、廖胜平）



神奇的松树炮

1928年3月,安仁县。

安仁县位于湘南通往井冈山的重要通道上。

为了拿下这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县城,朱德与耒阳、永兴党政领导开了个会,会议一致决定:“誓必攻下安仁!”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工农红军第一次攻打安仁无功而返,第二次攻打也由于种种原因而被迫中断。

两次攻打安仁之后,朱德、王尔琢等在总结失败的教训时认为:我方武器太差,敌军防守又非常严密是失利的主要原因。说着说着,朱德在脑袋上拍了一下,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二话不说就往外走;王尔琢等不明所以地跟着他一路小跑来到了一个叫梁家村的地方。这梁家村里面有个三顺祠,祠里面十几号光着膀子的大汉正挥动着铁锤敲打得“乒乒乓乓”地响。他们忙得热火朝天,火炉子、打铁具、硫黄等满地都是。

原来,这是朱德部队秘密建设的一个兵工厂。当刚才大家提到武器太差时,朱德突然想起了兵工厂制造的松树炮,看能不能在这上面做文章。这时,负责兵工厂的赤卫队大队长曹启文正好赶了过来,朱德问他:“你们能不能把松树炮做得威力更大点,打得更准点?”曹启文立即回答:“报告师长!我们马上研究!”经过研究,得出结论:在炮弹中加入更多硫黄和辣椒粉可以使威力倍增,准确度也可以通过调试得到改善。朱德知道后高兴地说:“好!告诉战士们要尽快完工!”

这时,参谋长王尔琢突生一计,凑到朱德耳边说:“师长,我看来



不能趁着松树炮的事情解决了,在心理上先扰乱下白狗子啊?”两人相视一笑。

不久,在白狗子中就传开了这样一个消息:“工农革命军拥有了威力无穷的松树炮!”这个消息使一部分敌军萌生了惧意,同时也给革命军吃了一颗定心丸,把前两次失利的阴影都冲淡了。

三月二十八日下午,第三次攻打安仁的战役打响,工农革命军冲杀到了安仁县城,十几门松树炮也浩浩荡荡地开了过来。攻城开始后,安仁县城的上空响彻喊杀声、枪炮声,震耳欲聋。

“兄弟们,我们拥有神炮,把白狗子打个片甲不留,冲啊!”革命军中不知道谁喊了一句。在松树炮的掩护下,工农革命军跟白狗子展开了激烈的拼杀。威力大增的松树炮杀伤力惊人,扬起的炮灰及辣椒粉尘使得白狗子眼睛都睁不开、气也喘不过来,晕头转向;且百发百中、一炸一个准,敌军只能挤在城中心狭窄的地带躲避松树炮的攻击。这让原本就有心理阴影的白狗子魂飞魄散,仓皇撤退。

当县城毓秀门的白狗子向外溃逃时,一出城门就被松树炮炸得血肉横飞。“啊!奶奶的,他们那传说中的大炮太厉害了,兄弟们逃命啊!”一些白狗子杀猪似地号叫着。就这样,白狗子只得又缩回来,躲进毓秀门内。

由于松树炮轰炸太久,火药接济不上,白狗子发现后,便想集中力量破坏这些让他们吃尽苦头的大炮。可是松树炮移动速度之快让白狗子大吃一惊,明明在望远镜中看见的目标,一下子就神奇地消失了。

战斗持续到二十九日下午,工农革命军在士气高涨的情况下,用松树炮对县城再次进行炮轰,炮弹就像针扎在白狗子心脏一样炸在白狗子的阵地上;最后用三门大炮将县城最坚固的城门炸开,工农革命军在呐喊声中蜂拥而入,第三次攻打安仁取得全面胜利。

为了纪念这场战役的英雄们和发挥巨大作用的松树炮,安仁人民传唱开了一首民谣并流传至今:

耒耜子,好大胆,
跑到安仁来平产。
冇得真大炮,松树挖只眼。
冇得真步枪,打把团鱼钻。

其实,战役开始之前,松树炮如何神奇的传闻就已经让工农革命军胜了一筹,继而在猛烈地炮轰下,工农革命军一举拿下了安仁城,神奇的松树炮帮助朱德率领的工农军开辟了一条通向井冈山的光大道。

(口述:梁瑞诗;地点:耒阳市党史办;整理:樊燎、肖发生、廖胜平)



“新娘”惩土豪

1926年,农历六月末。在耒阳城,夏天的夜总是这样的静谧,但是今夜注定不会平凡,因为一名叫谢维俊的后生在这里上演了一出大快人心的好戏。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着耒阳,官府贪污腐败,一些有钱的土豪地主与官府勾结,狐假虎威;最出名的就是谢柏安了,他利用金钱跟官府沆瀣一气,作威作福,经常欺压百姓;他发放高利贷,乡亲们毫无办法、敢怒不敢言,不借他的钱、不种他的地根本就活不了。他还经常强抢民女。这不,谢柏安看上了一老农家的闺女,正想将她强行纳为小妾。

耒阳城有一条河,谢维俊家住河的这一边。华灯初上,河对岸的谢家树土豪谢柏安为纳妾大宴宾朋,此时正与土豪们开怀畅饮。宴席上,谢家树几个土豪一个不缺地都到齐了,正所谓物以类聚。

酒足饭饱之后,谢柏安红着酒糟鼻,在客厅里与宾客们寒暄。寒暄完了,谢柏安露出奸邪的坏笑,蹒跚地向洞房奔来。

洞房装饰得很漂亮,到处贴着红双喜字,窗下还有两支粗大的雕花烛;再看看床上坐着的新娘,哎呀,真美啊!高挑的身材,匀称的体态,一双小玉手托在盖头下面,似乎是在掩嘴轻笑。这一副样子看得谢柏安心花怒放:“小娘子等着急了吧?哥哥来了!”说着便要搂抱,



还想揭开新娘的盖头。

新娘子很灵巧，一扭身便坐到了床的另一边，扭捏地说：“不要啦，你欺负人家，你先脱衣服再来揭盖头也不迟嘛！”

谢柏安此时已如同饿疯了的狗一样，他三下五除二扒光了自己身上的衣服，淫笑着说：“嘿嘿，哥哥脱光了！”火急火燎地扑过来，赶紧去揭新娘的盖头。“让哥哥看看……你……”揭开盖头的一刹那，谢柏安呆住了。

一支黑洞洞的枪口迅即伸了出来并对准了他的心窝，那人根本就不是什么新娘，而是一个俊俏的后生！吓得谢柏安连忙后退了几步。

“谢维俊，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谢柏安气急败坏地吼叫。

谢维俊微微一笑，嘲讽似地来了句嗲声嗲气的话：“哥哥别生气，让妹妹好生伺候你。”

原来，谢维俊以前在湖南学联时，经常装扮成姑娘到乡下演出，而且，他认真揣摩异性心理，把姑娘角色演得惟妙惟肖，足以以假乱真，因此今晚才能来个偷天换日。平时作威作福的谢柏安光着屁股，还被枪顶着，怎能不恼羞成怒？

“你……你他妈怎么老是跟我作对？老子跟你没完！”谢柏安两眼通红，歇斯底里地大叫。

“不是我要跟你作对，而是你要跟人民作对，我今天就是代表人民来惩办你的。”随后谢维俊一声号令，藏在屋外的谢凤亭、杨开伟带着码头工人冲进屋来，把光着身子的谢柏安捆成个结实的肉粽子。

大伙一边忙活一边调侃：“兄弟你立大功啊！我们在外面都笑岔气了，哈哈！”

大伙把谢柏安和一起来喝酒的土豪们绑在一个戏台上。

附近的乡亲们见了，无不拍手称快。谢维俊朗声说：“乡亲们！现在农会已逐渐壮大，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了！我们世代做牛做马、饥寒交迫，从现在起，我们要做世界的主人，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乡亲们的情绪高涨到了极点，在如雷般的呐喊声中，“新娘”惩土豪也胜利地落下了帷幕。谢柏安这个大恶棍一除，乡亲们知道盼望中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口述：谢儒生；地点：耒阳市党史办；整理：樊燎、肖发生、廖胜平）



智勇双全震湘南

1928年2月,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攻克耒阳城。就在大家准备好好庆祝一番的时候,突然接到消息说:国民党第十九军李宜煊师从衡阳朝耒阳直扑过来,情况十分危急。为避其锋芒、保存实力,师部决定留下一个连驻守县城,师长朱德亲率主力部队撤离县城,向郴县方向移动。这就造成部队南撤的假象,使李宜煊师不敢轻举妄动,在遥田一带观望。就在革命军撤离时,意外却发生了:

挨户团团团长谭孜生和谭安崽等一批土豪劣绅纠集民团武装偷袭了革命军后勤和伤病人员,使我方伤亡了三百多名同志。朱德、王尔琢听说后悲愤交加,发誓要消灭这股身负血债的顽固势力。

3月2日的晚上,夜深人静,朱师长的房间却灯火通明,原来他和参谋长王尔琢正在商量歼敌之计。

王尔琢看着来回踱步的朱德说:“谭孜生这个畜生,就像池塘里的王八,狡猾得很!你硬是要猛打它,它就马上缩头,让你拿它没办法,反而容易使自己受伤;你只有把它捧起来,用好东西把它诱出来,才能把它紧紧抓住。”

“说得好!王八不能硬打,要智取。”朱德拍着王尔琢的肩膀高兴地说。

“让我来捉王八吧。”王尔琢向朱德请示,并表示愿立军令状,还想出了一条歼敌于老巢的妙计。



朱德考虑了一下，点了点头：“要得！”

3月3日凌晨，朱德亲率主力南下迷惑白狗子，并放出风说：革命军大败，损失惨重，撤往郴州。王尔琢则扮成国民党十九军的一个连长，举着缴获的十九军的一面军旗，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一百多号人向小水铺开进。途中恰逢谭孜生的两个心腹正往衡阳方向赶，原来是谭孜生听到朱德败退的消息，派人去李师长那邀功，正好撞到了“王大连长”。这两个狗腿子一看是“国军”的长官，马上满脸堆笑地跑到王尔琢的马前说：“长官，请问你们可是李师长的部队？”

王尔琢给副官使了个眼色，副官对两人说：“你们两个鬼鬼祟祟地干什么？”

两人马上回答：“我们是团总派往去见李师长的。”随着把身子一挺。

“团总？什么团总？”副官故意问道。

“就是我们小水铺挨户团的团总！”两人粗声大气地说。

“啪”的一声响，副官给了说话人一巴掌，大声训斥：“放肆，在我们长官面前，还敢如此说话？！”

两人一愣，吓得不敢说话了。王尔琢对两个人说：“我是奉李师长之命，去犒劳你们团总的，正好不认识路，你们两个前面带路吧，事情办好了有赏。”

两人随即带着“国军”来到了小水铺。此时，谭孜生正好在酒楼里喝酒逍遥，听到李师长的部队来了，老奸巨猾的他想：李师长的部队不是去追朱德了么？怎么跑这里来了？正好王尔琢带人进来了，副官开口说：“哟！团总好大的架子，还得我们长官来找你啊！”

谭孜生听一惊，顾不得想那么多了，赶紧赔笑：“哪里哪里？不知长官驾到，有失远迎，还望恕罪啊。”

王尔琢吩咐“手下”拿出二十多杆枪和两箱子子弹，对谭孜生说：“你歼敌有功，这是李师长犒劳你的，其他人的奖赏也在我这里，你召集大家开个庆功会吧。”

谭孜生看到那么多枪，最后的一点顾虑也烟消云散了，立即通知其他的土豪到三公庙开会。在会上，土豪劣绅们为希望能多得一些奖赏，一个个得意洋洋、表功自吹，说得唾沫横飞。

看到时机已经成熟，王尔琢从腰中拿出枪，义愤填膺地大声说：“你们这群王八蛋！真是活过头了，来人，把他们一个个都给我抓起来！”此时土豪劣绅们才知道，这位“王连长”原来就是工农革命军鼎鼎大名的王参谋长，顿时一个个如一堆堆烂泥一般瘫倒在地上。

王尔琢智捣白狗子老巢并聚歼豪绅的壮举，震惊了当时的湘南地区，那些土豪劣绅们再也不敢组织武装攻打革命军了。

（口述：李运生；地点：耒阳市太平乡曾家壁村；整理：樊燎、肖发生、廖胜平）



舍身就义壮士情

1928年4月24日凌晨,耒阳县太平乡曾家壁村。

村东头曾昭盛家里,只点了一小截蜡烛,屋内聚集了十几号人。

“同志们!”一个年轻俊秀、表情坚毅的年轻人压低了声音和众人说道:“朱德同志率大部队撤向井冈山,已经十多天了,我们已完成了掩护任务。现在,耒阳完全沦陷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中,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今天我们也准备撤往井冈山……”

谁会想到,他们所谈论的事情原来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就这样定了,同志们。”那个年轻人走到窗台前,推开窗户,天还没有完全放亮,但已经能够看清周围的东西了。青年眯了眯眼,说:“能不能冲破白色恐怖,开往井冈山,就在此一举了,天快亮了,我们走——”这个青年,原来是耒阳县赤卫队大队长傅昌表。

“汪汪汪……砰!砰!”“走”字话声刚落,一阵狗吠声便打破了村里的宁静,其中还夹杂着几声清脆的枪响。傅昌表微微一皱眉,果断地拔出驳壳枪。

“白狗子竟然来得这么快!队长,怎么办?”有人问道。

“白狗子们来得这么快,当然要好好招呼,我们分组突围,突出去几个是几个!”

傅昌表没有惊慌,而是十分冷静地分析当前的形势:“白狗子是